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山西通志卷一百九十五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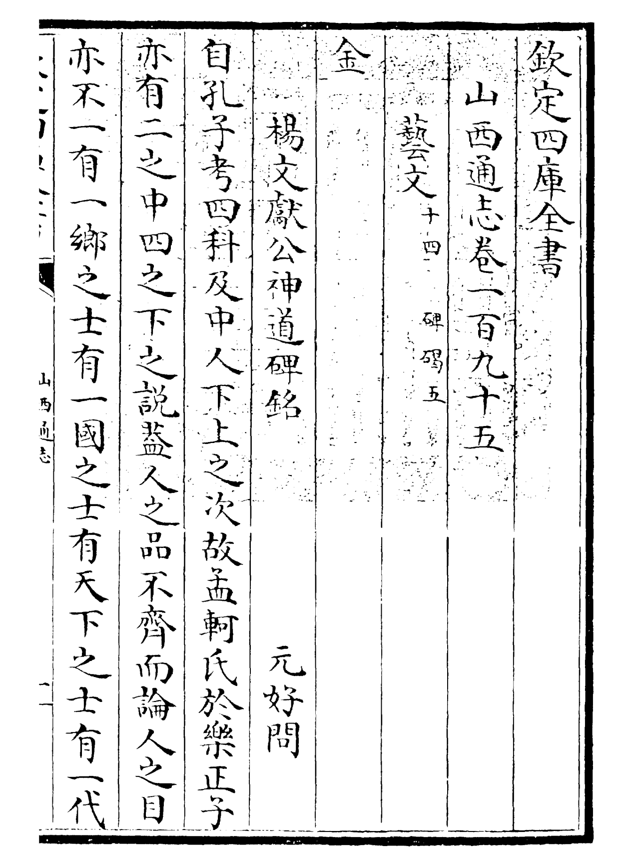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庶吉士臣侍朝

謄録監生臣馮萬程



欽定四庫全書

山西通志卷一百九十五

藝文十四　碑碣五

金

楊文獻公神道碑銘　　元好問

自孔子考四科及中人下上之次故孟軻氏於樂正子亦有二之中四之下之說葢人之品不齊而論人之目亦不一有一鄉之士有一國之士有天下之士有一代

之士分限所在不能以强人而人亦不能躐等而取之
也維金大定已還文治既洽教育亦至名士之舊與鄉
里之彦率由科第之選父兄之淵源師友之講習義理
益明利禄益輕一變五代遼季衰陋之習迄貞祐南渡
名卿大夫布滿臺閣若胥莘公和之之通明張左相信
甫之樸直張太保敬甫兩趙禮部周臣庭玉馮邑州叔
獻王延州從之李都司之純之儒學王尚書充之李都
運有之兩楊戸部正夫叔玉李坊州執剛之吏能張大

理晉卿之平恕商右司平叔之雅量許司諫道真陳留副正叔之直言極諫康司農伯祿雷御史希顏之剛稜疾惡累葉得人於茲為盛若夫才量之充實道念之醇正政術之簡裁言論之詳盡粹之以天人之學擴之以師表之業則我內相文獻楊公其人矣識者以為中國之太平治之久河岳炳靈實生人傑非宏衍博大之器如公者曷足以當之降才爾殊最稱斯允商畧前後擬倫名勝惟其視千古而無愧是以首一代而絕出然元

光正大以來大夫士推公為中朝第一而不以百年計之者知公為未盡與公諱雲翼字之美楊氏其先贊皇之檀山人六代祖忠客樂平遂占籍焉曾祖處士君青嗜讀書而不事科舉嘗誨其子孫言聖人之道無他至誠而已誠者何不自欺之謂也益誠之一物存諸已則忠加諸人則恕是道也出於人心誰獨無之然則山野小人有能行而世之才智士大夫或有愧焉吾百不及人獨此事不敢不勉耳若等能從吾言真吾子孫也祖

郁用公貴封正議大夫祖妣宋氏追封弘農郡太夫人考恒累贈中奉大夫妣李氏弘農郡太夫人公資頴悟初學語輒畫地作字八歳善屬對日誦數千言弱冠登明昌五年經義第一甲第一人進士詞賦亦中乙科特授承務郎應奉翰林文字考滿留在任承安四年出為陜西東路兵馬都總管判官決獄寛平大為總管賢宗室長壽所知泰和元年召為太學博士丁内艱服除授太常寺丞兼翰林修撰六年南鄙用兵以本官從左丞

揆軍駐汴梁明年授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僉事初宰相奏是職章宗先已識公即可其奏曰得之矣召見咨以當世之務稱旨及陛辭諭之曰卿至官有所建明當專達毋枉執事者又明年改上京臨潢等路按察司僉事兼本路轉運副使大安元年翰林學士承旨張行簡薦公才學優贍精於術數名授提點司天臺兼翰林修撰禮部郎中崇慶元年以病得請歸鄉里貞祐二年有司例上官簿宜宗閱之記公姓名起授前職兼吏部郎

中三年超禮部侍郎兼提點司天臺充賜宋國歳元國信副使四年西北兵由鄜延内侵潼關失守朝議以兵部尚書富察阿里巴斯爲副元帥以禦之公奏阿里巴斯言浮於實必誤大事不聽兵卒大敗如所料六年遷翰林侍讀學士同修國史禮部司天兼職如故有旨官制入三品者例外除以卿遇事敢言議論忠懇故特留之以便咨訪卿宜悉吾意也時右丞相高琪當國昵信小人多變舊章榷貨提舉司王三錫奏請榷油高琪主

之甚力詔集百官議其事戶部尚書完顏天寵輩百餘人同聲贊可公獨引趙秉文時戩等三數人排其議謂果行此事是以天下通行之貨為榷貨私家常用之物為禁物自古不行之法為良法竊為聖朝不取也議遂格高琪怒公為異竟以事譴公公不之恤也興定二年拜禮部尚書兼知集賢院事五年築京師子城役兵民數萬夏秋之交病者相枕籍公提舉醫藥飲食躬自調護多所全濟城成進官一階四年改吏部尚書且有後

命卿之聞望舊矣今以選曹授卿宜振肅紀綱盡革前
弊朕之待卿尚當不止此耳公涖政裁晝有方凡軍興
以來入粟補官及以戰功遷授者事定之後有司以為
程式或小有不合一切罷去公奏從寛收録旬月政成
不動聲色而姦吏為之縮手朝謇歸焉九月上召户部
尚書髙夔及翰林學士趙秉文於内殿皆賜之坐問以
講和之策或以力戰為言上俯不樂者久之公徐以孟
子事大事小之説解之且曰今日奚計哉使生靈息肩

則社稷之福也今日奚計哉上色乃和十一月改御史中丞宗室承立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事事有不法者大臣以為言詔公就鞫之獄成廷奏曰承立所坐皆細事不足以累大臣然閒之向西北兩敵合兵來侵平凉以西數州皆陷承立坐擁强兵瞻望不進鄜延帥臣完顔哈達者以孤城當敵衝且能敗其前鋒哈達之功如此承立之罪如彼願陛下明其功罪而賞罰之則天下知所勸懲矣自餘小失何足追咎承立由是免官而哈

達遂總機務五年以疾求解復為禮部尚書兼翰林侍讀學士元光二年復申前請宣宗不能已許焉哀宗即位國任舊人首授公攝太常卿正大元年復翰林學士詔集百官議所以省費者公以為省費小事一戶部司農官足以辦似不足議樞密院專制軍政蔑視尚書出政之地政無大小當總其綱領付外施行今軍旅之事宰相或不預聞欲使軍民利病兩不相蔽得乎故獨以此應詔二月復為禮部尚書兼侍講明年設益政院於

內廷取老成宿德充院官極天下之選得六人而公為選首名為經筵賔內相也每召見公獨賜坐且呼學士而不名也初命講尚書公為言帝王之學不必如經生舉子分章析句但知為國大綱足矣因舉任賢去邪與治同道與亂同事有言逆於汝心有言遜於汝志等數條一以正心誠意言之敷繹詳明上聽忘倦尋進萬年龜鏡録聖孝聖學之類凡二十篇公見朝士廷議之際多不盡所欲言上下依違寖以成俗一日經筵畢因言

人臣事君之道有二有所謂事君之禮有所謂事君之義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入君門則趨見君之几杖則起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受命不宿於家是皆事君之禮人臣所當盡者也然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一在敷陳之間則向所謂禮者特虛器耳君曰可而有否獻以成其可君曰否而有可獻以替其否危言正論期於益國補民而已言有不從雖引裾折檻斷鞅軔輪有不恤焉者當是時也若姑徇事君之虛禮而不

知事君之大義阿合取容國家何賴焉上變色曰非卿朕不聞此矣公自興定元光間病風痺至是稍愈上親問療之之術對曰無他但治心耳此心和平則邪氣不干豈獨治身至於治國亦然人君必先正其心然後可以正朝廷正百官遠近萬民莫不一於正矣上矍然知其為醫諫也十一月夏人和議成還其徽猷閣學士來議互市及振危急者數事數往不能決并求大臣面論之朝廷以公往議乃定四年知禮部貢舉以考試勞心

遘疾明年八月之七日薨於私第之正寢春秋五十有九累官資善大夫勲上護軍爵弘農郡侯謚曰文獻娶呂氏封弘農郡夫人子男二長曰樸前公卒次曰愬擢正大四年經義進士第女一適巨族初公娶胥氏左丞通敏公之孫平章政事惠簡公之女以事姑嘗有後言即日棄去不以相家子為難二弟仲翼備極友愛家貲悉推予之至百負之而不恨嘗與人言昆弟之間若以昆弟待之則容有不可堪忍之事但當以父母待之耳

戎以為疑公曉之曰父母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兄弟非父母而何此念一生雖百世同居可也一姊適李氏既寡挈孤幼來歸公處之官下在律疏屬及外親留任所滿百日則徙他郡避嫌公言之朝獨得不徙撫導二甥卒為名士其長庭簡者登上第公天資雅重自律為甚嚴而其待人者寬以約交分一定死生禍福不可變為天官為春官為翰長為太常文章與閑閑公齊名世號楊趙高文大冊皆出其手典貢舉三十年門生半天下

而於奬借後進初不以儒宗自居所以教誘之者率君子長者之事盖其所未盡而勉其所可致若言至戒或寓於欵曲周密之間異時想聞風采若龍門之峻朗出天外及一被接納則又恨造之之晚也平居無事左右圖史澹然無所營及當官而行或論列上前慨然以天下事自任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確乎有不可奪之節古所謂君子有三變者於公見之貞祐以後主兵者不能外禦大敵而取償於宋故頻歲南伐有沮其兵者不謂

之與宋為地則疑與之有謀進士至宰相於他事無不言獨論南伐則一語不敢及公為太學博士泰和初建言便謂宋不可伐國家之慮不在於未得淮南之前而在於既得淮南之後葢淮南平則江之北盡為戰地進而爭利於舟楫之間我之勁弓良馬有不得騁者矣彼若扼江為屯潛師於淮以斷饟道或決水以瀦淮南之地則我軍何以善其後乎及李全倡議南伐宣宗以問朝臣公多諫辭言天下有治有亂今但言治而不言亂

國勢有强有弱今但言强而不言弱兵家有勝有負今
但言勝而不言負此議論之所以偏也臣請兩言之庶
幾見利害之全夫將有事於宋者非貪其土地乎第恐
西北有警而南又綴之則三面受敵耳故欲我師乘時
勢先動圖宋人今冬不能來或不敢來此戰勝之利也
就如所料其利猶未可必彼江之南其地尚遠且有巴
蜀為之輔雖無淮南豈不能集數萬之衆併西北有警
而綴我耶戰而勝且如此有如不勝其害可勝言哉我

以騎當步理可萬全臣尚謂恐有不勝者今日之事勢與泰和不同故耳蓋泰和以冬征而今以夏此天時不同也冬則水脉涸而平陸多夏則水脉勝而泥淖多此地利不同也泰和舉天下全力至於亂軍亦驅之為前鋒今能之乎此人事之不同也議者徒見泰和取勝之易而不知今日之難且以夏人觀之當日弓箭手之在西邉者一遇勍敵則搏而戰袒而射彼已喪氣奔北之不暇乃今陷吾城而擄其守臣敗吾軍而擒其主將曩

則是我如彼今則侮我如此夏人既非前日奈何待宋人獨如前日哉願陛下思其勝之之利又思敗之之害無恍甘言無貽後悔可也章奏不報是秋公主貢舉且取高帝以天下為度命題以諷焉時全一軍尋敗於淮上幾有隻輪不返之禍宣宗責諸將言當使我何面目見楊雲翼耶河朔民何經等十有一人為遊騎所迫渡河而南有司論罪當死公上章營救之曰法所以重私渡者防姦偽也今平民為敵所迫奔入於河緩死之計

耳豈有他哉使吾民不死於敵而死於法後唯有從敵而已宣宗悟盡釋之哀宗以河南雨雹詔公審理寃獄而不及陜西公言天下通為一體今人一肢受病則四體為之不安豈可專治受病之處而置其餘不問乎朝廷是之詔吏部郎中楊居仁審寃陜西公之重人命慎於兵刑者類如此所著文集若干卷校大金禮儀若干卷續通鑑若干卷周禮辨一篇左氏莊列賦各一篇提點司天臺二十年雖老於其業積日累月不能了之事

公一語破的衆無異詞有以太乙新歷上進者尚書省檄公參訂摘其不合者二十餘條歷家稱焉德陵以庚寅日啓土司天生陳舜舉言國音屬商金在庚爲絶宜用乙酉金王日吉詔公決之公言上行年辛卯乙酉雖爲金王終與行年相戾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且五姓之説在漢人猶以爲不經前世如吕才一行皆神於術數尚辨以爲不可用本朝部姓焉可必其於五音何屬乎卒從公議有五星聚井辨一篇天象賦一

篇句股機要象數雜説積年雜説皆藏於秘府孤子楊恕奉公之柩將葬於某原之先塋涕泗百拜謁門下士元好問言先公孝弟忠信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惠善天下吾翰林修撰王彪狀具在墓當有碑敢質之以為請好問謝不敢當恕以大義見責曰先公平生以國士待吾子乃不得論次遺烈以見於後世乎好問度不可以終辭再拜曰謹受教乃為文刻之且系之以銘其銘曰天稟之厚百可施曽門之傳儼若思菁莪樂育並

以資大器備具無磷緇山甫吉甫其庶而魯無君子焉
取斯貞祐南駕傾朝支忿兵橫出紛僵尸丁男役苦輸
膏腊公獨上前陳苦辭同仁一視父母慈越肥秦瘠小
智私兩淮民命我所司忍令矛端舞嬰兒崑崙神泉蓡
术芝危國可活民不疵如公豈無匡復姿天廢商久實
為之孺子可教猶帝師惜哉不遭隆準時東隅之日今
崦嵫顧瞻喬木為嗟咨峴山墮淚方在茲零落何必西
川詩

西京留守李公德政碑　　　　邊元忠

吏有不為利回不為義疪世稱曰廉才足以經濟知足以斷決世稱曰能奉法尊職履正奉公世稱曰循明國家之大體通古今之時務世稱曰良其有一於此見於郡邑治已為最又況兼而有之者何施不可是雖欲無稱得乎如副留守李公乃兼而有之者也公諱晏字致美澤州高平人也世名儒少以家學馳聲蚤中科第及仕所至皆有異政大定二十有二年正月自秘書少監

出佐是京下車之際未及視事而聞風者懼乎昔梗槩
大可見矣既而臨視於僚屬則敬而有禮於吏士則寛
而有治民間秋毫無所犯私門請謁一切罷去貪污之
俗亦自斂迹得不謂之廉簿書鞅掌閲目無遺獄訟平
理斷決如神抑去豪强潛消賊盜人皆儼然望而畏之
似莫能近者得不謂之能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不矜功
不伐能亦無過行得不謂之循好古博雅内剛外温自
公暇日誨人不倦以至後學新進皆得親之而教化一

新士君子莫不中心誠服其在觴詠笑談之間和光同
塵殊無驕貴氣灑灑然在寒素右得不謂之良是年天子
遣使廵行天下政迹又冬十有一月詔赴闕授翰林直
學士兼太常少卿以去席不暇暖士民聞之莫不驚嘆
皆相謂曰何其來遲而去速也及行郡人遮道攀轅卧
轍者不可勝計一日父老王玘等數十百人詣草堂謂
陳留邊元忠曰古人良吏居則民富去則民思如公之
德政豈無贊揚願銘諸石以傳久遠元忠固不敢然於

公素為門下士載以𢑱輩懇廹義不可辭因摭輿情姑
道萬一銘曰其德惟何廉能循良其政惟何寬猛柔剛
身兼數器李公其當少而馳譽玉立蘭芳冠而登科傳
世文章所歷州郡遺愛一方來佐是京捕擊豪强政平
訟理時和民康席不暇暖詔歸玉堂使我黎庶借之不
遑觀斯石兮何啻桐鄉觀斯化兮何遠甘棠令聞令望
日篤不忘

元

創建頴川忠襄王廟碑　　孫　著

至德十一年妖賊起汝南明年陷江淮又明年陷河洛又明年斷函谷關據陜州城震擾秦晉解為州界秦晉交埶引斂函去陜咫尺阻一河其州人少長老弱咸大震恐怖懼謂朝夕焚溺水火中無葬地矣我閒頴川王將大兵數萬衆轉戰南來拔殺關直薄陜州城攻圍計數日賊分遣奇兵渡河北蹂解南鄙王將騎夜渡靈寳要擊於安邑南原大破之乘勝逐北數十里抵平陸城

下陽津賊爭赴水死無噍類遺城中賊大奪氣會食盡棄城乃遁去明年襄樊賊入武關奪秦嶺直犯長安王復引兵戰同華再戰秦隴鳳徽大擊破賊走巴蜀遂定秦隴又明年春東賊分道哭太行陷冀雲中鴈門代郡烽火數千里大掠復南還出故道抵絳將及解解人復大震恐王復出關渡蒲坂勒兵解之聞喜以伺賊賊走南山設伏兵横擊之賊驚棄輜重散走山谷虜獲萬計晉冀地悉平歷數年環解境皆兵燹賴王力解之民卒

脫兵難後二年王靖大定中原又二年收魯復下齊夏六月甍於軍哀音至解之士民及郡守僚屬相屬聚計議曰天下初發難也羣盜所過燔城府殺長吏屠黔黎毒流遍海内罔不殘滅吾解梁合境為完城四野為全民邑里有屋廬父子夫婦長幼昆弟有倫飲食有節出入有數抱子弄孫不殊平時若是者果誰之賜耶傳曰有功於民國有祀能捍災禦患國有祀王有大功活大衆宜世世血食吾土衆口濤應咸曰安思所危思思所

自是謂知報德者乃即日擇高阜肇營王廟於乾隅官府捐俸金士民輸土木衆樂效役不閱月而告成殿宇巍如廟貌儼然兩廡櫺星拱揖左右中條大華掩擁後先壯麗雄偉聳甲首郡訖事其同知卜嗣真走洛陽求文於余用刻石以垂不朽吾喜王勲業在王室聞望在天下德澤在四方後解人感王大德追思感慕永世能不忘是可記王名察罕特穆爾字廷瑞沈邱人初監汝寧州中書平章政事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陜西諸

道行御史中丞薨謚忠襄追王頴川其子庫庫特穆爾繼總大兵允克成功今為太尉中書平章政事樞密院事太子詹事家乗國史且載始末茲不録云

大都路總管姚公神道碑銘　　富珠哩翀

公姓姚氏諱天福字君祥拜監察御史彈擊權臣無所顧畏世祖皇帝賜名巴爾斯國言虎也其係出唐賢相文獻公元崇文獻諸孫伯禄卒絳州觀察判官葬絳之稷山縣南陽里繇是世為平陽絳人公考處士君諱君

實字仲華甫冠避兵鴈門金進士趙泰以子妻之生公
及和衆主簿天禄公姿白晳美風矩童丱不凡閒處士
訓忠孝奉受惟謹從事郡府挺潔不羣儕輩畏之仕懷
仁為縣史世皇以太弟駐白登公從縣進葡萄酒見奇
之留侍宿衛至元初丞縣懷仁太師楊庫克楚薦其能
於丞相塔齊爾丞相奉使朔漠修睦宗藩引與之偕五
年立御史臺丞相為大夫奏授架閣管勾秩將仕郎十
一年以承事郎拜御史十三年江南平冬十二月宰相

衛怒左遷同知衛州路明年春三月以朝列大夫改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佩金符夏六月拜治書侍御史秩中順十六年春使憲淮西江北道秩嘉議十八年憲江南湖北二十年夏憲遼東明年春以母老請歸養不允二十二年春召為刑部尚書秩通議逾年總管揚州不赴二十六年夏復憲淮西秩正議三十年拜中奉大夫甘肅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以親辭改肅政廉訪司成宗即位使肅政廉訪於陜西元貞元年春三月

遷正定總管冬丁太夫人憂自鴈門徙處士君柩合葬
緱之稷山中書起公還正定大德三年春二月拜江西
行中書叅知政事辭奉使山東還四年秋七月以通奉
大夫叅知政事行大都路都總管兼大興府尹本路諸
軍奥魯總管管內勸農事六年春正月二十有八日薨
於位年七十有三公至元名臣勲德焯著其薨也朝廷
悼惜吏士護喪歸平陽以夏四月某日葬稷山西北嘉
禾里泰定三年以子侃請制贈正奉大夫河南江北行

中書叅知政事護軍追封平陽郡公謚忠肅天歷已巳
侃以公行實徵銘神道之碑不獲終辭因採其本末而
次第之公始為御史條奏宰相阿哈瑪特罪二十有四名
廷辯公枚數其罪彼輒引服數至於三氣沮情駴上動
色若曰此三者罪已不宥目公曰巴爾斯臣下有違太
祖之制干朕之紀者汝抨擊勿隱廷臣震悚其事今祕
世未有聞時方倚相理財姑釋不問衆亦為公危之太
夫人趙君有賢識勗公曰國爾忘家汝第盡力果不測

吾追蹤陵母死日猶生年公泣謝白其長曰萬一得譴乞不以老母坐連也語聞上歎曰是母子有古義烈勅侍臣董文忠宣付史臣書之監大名小堪布得罪御史按之至見毆辱繼用公往間道微服入境察悉其情還取驛抵其所摘抉如神簿責死罪十有七械送輦下俄以宥普經臺門大詬公在察院捉捕之自檢行囊得賂侍御史安諤斯納救免狀即桎堪布而祕其事夜用巡符託詗邏奄至一道士室盡獲其賂明日陛奏上曰彼

七死猶赦汝欲何為公對罪十有七條七留十餘誰歸咎上悟戮堪布斥安時御史大夫二安善甚一既斥與所善猶雙陸禁中公曰安庶人耳豈得與大臣狎叱令起座皆失色公即入奏一蛇九尾首動尾隨兩其首行不能寸令憲不綱蛇首二也上曰然一人二冠可予召兩大夫諭以公言大夫博囉懼以年少自劾罷有讒提刑按察之不便者有旨罷之是時廣平貞憲王伊囉勒為御史大夫公告之曰往者悖叛蝟起障塞見聞今列

憲宇內廣視聽虞非常慮至深遠不但繩督有司而已
也縷縷陳之大夫悟矍然曰幾失是夜造禁密詳奏上
曰此天下安危計也其勿罷會駕北幸所擊相馳騎士
縛公閱其家脫粟數斛外得言事故藁羅織苛毒公亢
聲曰秉輿行狩戕害言臣宰相寧欲反邪捃拾無所得
斥還衡州俄憲河東太原民飢開廩賑卹議者以擅罪
公上知不私置勿問朔方兵興役民轉粟人畜顛踣公
曰執政非策自蹙其本也投闕論奏改和糴疲瘵為蘇

留遷治書出憲淮西先是蘄黄有叛者將吏賊獲良民以萬數公皆理歸民伍衆感泣相率立生祠從節湖北劾輔臣楚國公罪以聞上閔其有勞為痛治其黨會阿哈瑪特敗大遣使治官憲遼東宣慰使阿喇卜丹權黨也侵暴尤横名公使遼至則封府庫究簿書審事察究正魁惡著公道便還即命長憲遼東公疾馳夜入詰旦涖事民懽吏愕郡縣竦動初遼朔旱蝗公至雨澍蝗滅其境域烏桓白霫故地也民喜畜牧習射獵不事耕學公

教以稼穡詩書居數年農勤士奮民之孝者旌之不義而訟積不決者訓睦之稔惡者懲艾之武平縣民劉義訟其嫂與其所私同殺其兄成縣尹丁欽以成尸無傷憂懣不食其妻韓問之欽告其故韓曰恐頂顱有丁塗其跡耳視之果然獄定上讞公召欽詰詢之欽因矜其妻之能公曰若妻處子耶曰再醮令有司開其夫棺毒與成類并正其辜欽悸卒臺章以公請平灤按總管劉訥古伯公至劉欲遯去公密令憲僚張仲威作漁人匿

西城橋伺之劉果與吏徒會橋下謀捦其愆仲威得負公一問皆伏吏胥之點而虐扼民之吭而快其所欲民莫敢校者率以罪黜平灤都吏張氏子尤狡而怙杖去之遠近震讋道行遵化風旋馬前公默謂之曰汝宼從我吾為汝理至縣舍風即見令縣以橐鞬士從𥙿㒒覘之信宿及薊暓而風息得五尸皆短衣其一衣中得小印公下令居賈行商以端匹赴縣聽和市辦之賊果執遼粟歲輸灤陽使督運急時民方飢公曰吾忍視邪留

粟賑糶使不敢阻民賴以生逮人以公政通神明追思惠化立祠頌德入長刑曹讞獄與衆不合歸卧於家竟如公言衆得罪公望益隆淮西不治復握使節申飭舊規風采立變初宣饒徽數州有亂者官軍並停齊民加以刼掠絡繹淮境公責守令嚴津防峻訶譏民復其鄉者數千餘家帥臣昂吉爾閭淮殆二十年位中書右丞以宣慰使操制兵民黨結中奥其子亦握兵煽虐奴官屬蠛風紀莫敢誰何宿盜數十出沒淮海陸梁自宋末

有制者宋亡師葆訖其徒通納賄賂縱其所為公遣健士襲捕得所匿兵仗貲財定棄市殉者七人自是師漁驚狀百出公疏其跡取驛上聞師餌驛勿給公潛前走得驛馳去師遣兵校丁文虎追刺公至六河館不及公至揚州文虎亦至誣公於行臺俄而六河館人以刺公狀聞文虎被執公赴覲制遣近侍阿珠治書侍御史烏遜馳訊師以罪廢已而赴闕以擅殺淮賊譖公不中憤而甃淮境大亭丞相僧格之黨虐平陽者尤劇其敗也

用公尹其府以清宿蠧詢父老得郡邑田里真偽利病緩急先後審行之民輯事理逯西吴氏子賡為女巫行眩衆事之若神公洞其詐攝至府吏欲案究公曰亂常之跡可侈言耶立命撲死衆驚服政化無阻崇館宇引水置磑植柳代樵會斂為紓正定都會南北驛傳雜沓事弊民瘦大臣琳沁奏攷守非公不可遂尹正定導𨻶治棼生枯壯弱日聽愬訟鑒隱破堅動無泥閡人人䧺愜衆走府治瞻判決優肆為空初饋餼不充徵需日困

公以楮鏹貸民因母取息蓄畜孳豐廩稍闢大賓館水磑創立如平陽用有餘裕宗親之位傔從之區秩秩井井甲諸路歲省官緡而下不加擾慝人撫細故劾公中書敷奏事不涉私法可施用宜著令式以示他州制可郡人集衆象龍祝雨公曰無益令徹去迺慮獄囚底平允雨大霈驛置新樂北阻泒水使介車騎自南而北者雨溢夜瞑野次無所建議從置泒南衆大便順築寺五臺督民運木奪農壞衆令方急公不從府懼佐貳交諍

之公曰吾民牧也惟民是卹請待農隙朝省為允樂城
盜殺人取財夜舁尸置民隆氏邸縣笞擬隆氏父及二
子當死械囚送府哭於庭尸母辨贓無其子印識公疑
之會使者決大辟公詒他賊承盜殺狀隆氏獄緩真盜
遂獲黠吏退胥之在民間者不啻百數劫持官府而肥
其家咈其心則禍之管庫稅廩之徒往往破產質妻鬻
子以償所欲而不敢與辨公刅農諸縣得其姓名杖死
數人質鬻者還之餘多遁去或改行為善士其尹京也

立誠信繩桀驁挫强禦䘏懦弱事至而斷豪右斂跡三河民藏古銅印怨家訟曰將謀作亂縣榜掠其囚使符所訟至府辨其文曰三河縣印公曰何亂之為以不輸官罪之制令尚庇㗲稈以鹽易諸畿民霖溢害稼公請市旁郡戶部據令督責上下洶懼公帥京屬從部白省竟以公謀寧息京向京人弟假姊財不券姊癸益貸弟賈益富姊癸徵財弟曰有券即與姊憤愬聽者難之愬於公諭之曰汝但歸俟徐謀劫盜扳弟對詰大懼吐實

暨姊中分其貲公果毅直諒立朝敢言操行清介忠孚信格有賜輒辭上至引唐太宗賞魏徵故事曉之對曰臣言分也受賞非分也竟不受持憲總郡皆有威惠舟淮赴鄂民衆衛送不絕盜聞之戒其徒曰姚公正人也勿犯性孝太君年踰大耋公拜叅知政事甘肅難於肇養辭不往世高其行縉紳推論聖朝人物骨鯁有為終始不貳其操者公當第一固確論也益嘗稽之鴻惟世祖神鑑睿算長駕遠馭文武效能光輔丕業向萬國冠

百王盛矣然廊廟岳牧邪慝閒出兜鯀三苗唐虞猶病於是大植風紀明目達聰以弘至治公當至元之際奮下列搏權姦泣方州滌巨蠹自能使辨捷不能措其喙讋憤無所憑其宄夙槩氣節炳燿一世淵衷之所孚公論之所與豈徒然哉其忠義剛大蘊積有素故也公敭歷四十餘年功名事業磊磥赫奕侃訪輯遺軼既久始備因嘆世有家者之子與孫或不侃若先烈湮滅可勝惜哉叙而銘之或有待也公始娶趙氏繼楊氏皆平陽

郡夫人子男三人壽童丞卒祖舜祕書著作郎卒侃內藏庫副使楊夫人子也銘曰帝運開天中統至元人傑斯實匪實璵璠惟天聰明憲象執法元化宣朗昭融六合堂堂忠肅始裁鷹冠讜言正色英風夏寒虎炳其文山立殿陛檮杌饕餮魄褫魂悸宸扆凝邃上動天容庭有直臣庶儆其同有鑒其明有王其潔桓桓其勇央央其決孰撓斯曲孰鍊斯柔善善豈親惡惡豈讐雖千萬人莫阻吾往如脂如韋有泚其顙侯符三剖憲節六持

義緊秋凛仁術春熙上亮其忠史載其信何勸不懷何懲不震碣石之北淮海之南社稷尸祝無怠其嚴滹沲潞潞霍岳峩峩其融其結百世不劘台嵎之崇芥視不屑京尹之雄莫仲與伯有烈終始無間險夷誰近而忽益遠而思汾川西流河水東會稷山之銘惟以永配

上都留守賀公墓誌銘　　虞集

世祖皇帝建上都於灤水之陽控引西北東際遼海南面而臨制天下形勢尤重於大都大駕歲巡幸中外百

官戚從而宗王藩戚之期會朝集冠蓋相望供億之計壹統之留守故為職最要焉自非器鉅而慮周望孚而幹固明習國家典要深為上所信嚮者殆不足以勝其任也自世祖時以屬諸賀氏至於今三世矣方奉元忠貞王為政時一府之中非無國人貴姓與之共位又有材傑佐布在行列求其臨事決議之際必得其一言而後定則他人固不能矣是以終至元之世數十年間有贈秩賜金而終不可遷居他官焉公忠貞之子也諱勝

字正卿以小字巴延行幼從魏國許文正公學通經傳大義年十六以大臣子備宿衛世祖甚器重之入則侍帷幄出則參乘輿無晝夜寒暑未嘗暫去左右故事論奏兵政機密非國族大臣無得與聞者時獨不避公或更命留聽近侍或言論語八佾之五章若訕今日者盍去諸上以問公公曰夫子為當時言距今二千餘載豈相及哉且國家受天命為天子有天下固當下比古之逖遠小君而自居乎上然之廿四年納延叛率其兵入

冦上親將討之將戰之夕唯近臣濟爾哈朗帶劒立寢門外親王貴人不得輒至而公入直帳中受密旨出入指授諸將及戰公擐甲前導牙纛既成列還侍上側王師奮擊遂克納延明日上顧謂近侍曰昨者之戰飛矢及於朕前殺然無懾容者唯巴延為然都人見上之親征也頗恟懼上欲慰安之故亟還夜行卧輿中苦足寒公解衣以身温上足乃安寢及旦蹕駐始悟他日上自校獵還宫伶人道迎有被色繒綴雜旄像獅子以為戲

者載輿象見之驚逸執輿者莫能制公時侍上在輿中即自投下奮當其觸突後至者始得追及斷靷脫象乘輿乃安而公創已甚上親撫之命尚醫尚食謹護視盎三月而後安是時天下初定四方以邊聞者上欲亟賜報公方少壯能日馳千里又上所親信有使事輒見遣受命無留行復命無後期所區畫動合旨意或朝至而夕復出亦不少憚也故六詔西域交廣之屬無不至焉槩計其所歷無慮數十萬里上春秋已高海内已定每

嚴畏天象以自警司天有奏得非時以聞因拜公集賢學士服一品服以領之俗格之為相也怒忠貞之尹京常不下巳危中之上前旬月之間數十奏不止賴上察公父子深故免廷臣共知其姦無敢為上先言之者公嘗啓其端而言者繼之始服罪上之畋尚書省為中書也方卜相顧謂公曰汝以為孰當吾心者公再拜曰命相國之大政非小臣所敢知然求之輿望以為太子詹事諤勒哲錫津子也端重忠實可屬大事上曰然吾幷得

所以佐之者矣遂相諤勒哲而以公為參知中書政事時年二十八耳參決朝議明允通練一時驚異焉久之又拜僉書樞密院事又拜大都護典外國之來屬者成宗皇帝即位之十年忠貞告老尋歿於家而公拜榮禄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指揮使服忠貞所佩虎符至泰定年拜光禄大夫左丞相行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府達嚕噶齊延祐二年拜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三進而彌尊遂兼台司之貴而留

鑰之寄如一萏世官矣上部地寒不敏於樹藝無土著之民自穀粟布帛以至纖靡奇異之物皆自遠至官府需用萬端而吏得以取具無闕者則商賈之資也吏多並緣為姦一旦稱遽發所居以集事而直不時得人用病焉公嘗閱文書按而予之無或失其業故來藏市者沛然日增稱京師之盛公坐府治事謹辰酉吏舍肅然具牘無敢玩出内無敢欺貴人大家或以上命得給賜若營繕市易多遣私人逼脅府吏淩辱僚吏榜係其民

人豪横過取無可誰何公必畫奏抑治之而善柔者亦必使得所當而去吏有持上供物入宮門迫暮不得出所司捕得奏誅之公曰此有故非闌入也力爭之吏得不死奉聖州民高氏隸籍虎賁衛以多貲名身死而子幼貴官有利其家財者使部曲强娶其婦公為辨之上前不聽娶高氏乃得全其家公以民之饑也嘗便宜發廩不待得請以民之不知教也始大為學舍禮師儒以風化之是以吏民不識貴彊之凌暴承其教戒仰之若

神明焉相率為祠於西門之外設公像而祝之關陝之亂公方朝正月於大都上曰上京根本之地其速還鎮即日告行都人見公至如孤弱得慈母時安王將兵北行所過多侵掠公謂之曰君父倚王以保民禁暴今未出國門而行次失律天子或以為問奈何王悟謝之整兵以行民用安堵時方隆寒士馬凍乏縣官芻糗衣著不時具公以私藏足之行者以為感仁宗皇帝乃命工畫公像勅學士為贊識以天子之璽而賜之俾傳示子

孫於是公有足疾辭不任劇願賜骸歸國上曰祖宗以
上京屬卿父子民安化行朝無顧慮久矣徙卧護可也
乃賜小車俾乗以出入得至禁廷焉當是時太師特們
德爾為相子弟縱虐於民公壹繩之以法官峙宿儲而
丞相家奴擅罔市利責髙直於宫公每裁抑之又惡其
帷薄之不脩也而貪嫉日盛絶不與往來都人張弼子
殺人獄具丞相受其金錢無算為折辱留守脅使易辭
出之公持不可而中書平章政事蕭拜珠御史中丞楊

多爾濟等顯奏之天子震怒罪且不測賴太后仁恕以為言幸得罷去相位而諸公之怨不可解矣英宗皇帝之即位也特們德爾復為丞相秉間肆毒睚眦之私無不報者蕭楊二公既已被害即詔公乘賜車出迎詔書為非禮而執之激怒主上遂見殺公死之日京師之人巷哭相聞而士大夫憤怒相視以目自是廷中不附已者固已盡中傷之而恩深不報者亦見及而無遺矣久之天子察其故斥不得居位遂死於家敕仆所樹頌功

碑而言者始昌言蕭楊及公之寃未及有所昭雪而上崩今上皇帝入繼大統發明詔以撫慰天下顧未暇他及而首以公等之枉為言葢知天人積憤之故本由巨姦殘忍以啓之也於是姦忠逆順之辨大明死者冏巳少自釋於地下而天下之公議亦少振焉明年乃贈公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謚惠愍贊書哀惻聞者感動命下日都人走詣其殯不約而至者幾萬人而其子惟一即拜正議大夫

同知上都留守司事泰定四年秋集執經講帷從在上
都而惟一適遷陜西廉訪副使乃來告曰家世荷國厚
恩受京邑之託父子一心所以圖報稱於萬一者天實
臨之列聖實鑒之我先人遭羅惟姦宄遺屨危禍此惟一
泣血終身而不忍言者也皇上聖明灼見隱伏不遺故
舊襃卹之典極於哀榮又不以惟一不肖俾嗣世職感
恩戴誼是以未敢申其情事期滿歲而請行令易節以
西實過鄉里是天所以賜惟一也將以某年月日奉以

歸葬焉惟先人終始定於國是非一家之私言也託諸幽宫以期不朽者非太史氏其何徵乎敢以為請此又惟一忍死以待者也集受其言而悲之乃考諸見聞與其客吕弼所為狀得祖宗付囑賀氏以上都之事與賀氏父子之為治者乃并朝廷哀忠臣懲往失之意而具書之按賀氏家隰州之永和今為京兆鄠縣人曾祖種德封通奉大夫護軍雍郡公妣郝氏贈雍國夫人祖賁京兆路總管諸軍鄠縣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禄大

夫大司徒封雍國公謚貞憲妣鄭氏贈雍國夫人考仁
傑光禄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
商議陜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
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謚忠貞妣劉氏
鄭氏皆封雍國夫人改奉元王夫人娶張氏早卒又娶
納古爾岱爾氏亦先公卒皆封雍國夫人改封秦國夫人子
男二惟一惟賢為尚衣奉御女二長適平章政事阿布
哈雅次適綽爾呼巴公墓在鄠縣某里從先塋也銘曰

巍巍神京世祖所營殿於漠南治朝廣廷有城有闕民之攸止大隸周廬亦有舍次始命董茲國有幹楨舉綱挈維紀目亦程維昔周郊陳寶繼旦慎始和中異體同貫我則不然世官尚賢保綏成功動循故先公始侍中年壯氣鋭出入踐敭百試無替乃贊國鈞乃佐本兵乃斂長籌以督織坰時巡至止百用具給清宮言還留鑰是執歲率其常年與位遷膂力則非精思弗愆時入禁闥衆起咸拜名王細侯亦仰而慨曰此老成世皇之臣

祖事孫承矧其都人公出視政獄市無擾商曰予獲民曰予保公田於野徒御不囂有譽無遨具咨公勞公惟小心不懈彌謹義之有激事在無隱竊位為權彼兇滔天我則老臣忍從危顛二三君子犄角以制不竟於斷階此大厲嗚呼昊天不淑謂何假威神明徧為百詭國論素定公則不隕揚言孔昭天子之聖保終没寧豈必謂身身枉義伸抑又何呻我哀公子知忠念孝還葬忍緩思報之道奉節過家天子命之承志正邱天道聽之

嗟彼郜人不歌以相曰此有祠公庶來享南山峩峩其鹿維林公從先王歸復自今貞珉刻辭作於太史千載之徵亡愧孫子

河東廉訪使程公神道碑銘　王思廉

元貞丙申正月十五日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程公以官壽甍於太原二月三日歸柩汴梁大德改元冬諸姪狀公行實來請銘按公諱思廉字介甫姓程氏上世洛陽人元魏遷兩河豪右實雲中三州因著籍東勝公

處士諱某之曾孫贈少中大夫安定郡伯諱某之孫宣授沿邊監榷規運使解州鹽使諱某之子妣田氏公始知讀書從樞判白公學故文筆論議皆有師法中統建元用太保劉文貞公薦事裕皇於春宮服勤守恪特被眷遇令監印省省至元七年樞副合丹公以平章政事領河南行省選署都事十二年轉同知淇州事力辭養親繼丁外艱服除授東平路判官入拜監察御史十六年出僉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司事俄遷河西隴右道

副使徙河北河南山東東西兩道未幾陜西行省舉公
興元路總管明年進陜西漢中道大使二十六年雲南
立行御史臺擢拜中丞今上嗣位改河東山西道肅政
廉訪使公識見明敏沈毅果斷筮仕之初年尚少言動
有節望之儼然同列雖親密者亦不敢以狎褻及之由
是見知時宰有都司之辟竭力參贊事有當行惟恐或
後丞相史忠武公每加獎拔幕府有疑忠武公之狗公
者時規取襄樊供億浩穰公視出納綽有餘裕初築新

城於江北和糴以足兵食委公領其事倉廩未完米多露積一夕大雨諸相以為憂使人覘公方安卧帳中召而詰之公徐曰敵人在邇常宜鎮靜縱有漂濕折損幾何不過軍士一日糧耳若中夜搖動衆心驚惑事變之來殆有不可勝言者矣聞者疑之簡書之暇究心營繕舟車器仗靡不犀利向之見疑者始以忠武為知人公之世父治書公金南渡後嘗為監察御史正色立朝不畏强禦及公嗣職慨然有濟美之志彈姦臣阿哈瑪特輩

不法至陷囹圄居之泰然其黨巧為機穽卒不能傷出
僉提刑司事也平反糾擿不克殫紀其尤者大同楊琳
沁等犯酒禁有旨誅之公以其罪不至死論列數四其
忠君守法如此其赴河北河南也道彰德聞兩河凶歉
民大艱食而官府徵租甚急欲止之有司謂法當上稟
不敢專擅公曰若循常例比得請民已疲於勾呼矣即
移文停催然後申明省臺果獲蠲除僚友有當鞫獄鄰
中而不果其行者公乃請代至則詳究本末盡得其情

甞漸洗者以百數二十年河北復饑民多轉徙於南朝廷遣使與汴梁官屬會憲司官於河上以扼之公與總管張侯國寶決議放渡既而列上亦賜允俞是秋霖雨大河清沁皆泛溢為衛輝懷孟害公親乗舟臨視賑貸全活甚衆水浸衛城不没者數版適郡僚各以事出公與屯戍萬戶張公集軍民發倉廩修築隄防以捍其衝晝夜督促暴露城隅閲數旬功始就至今大水不復為患衛人德之與元命下公欲辭時尚書省丞相僧格擅

權頤指所及竭歷奉承親舊力勸之公以太夫人年將九十旁無兼侍輦致弗克不聽章三上得告而後已嗣有陜西漢中之行亦極力丐免杜門家食慈母孝子懽然一堂若將終身焉二十六歲丁内艱哀毁過禮見者傷之雲南去京師踰萬里朝議以為振舉綱維肅清風憲綏輯遠人非公不可公乃起或以跋涉勞苦且未終制公必不拜公乃曰前此三除昧死陳情葢以老母故也今當宣力絶域以贖前過甫踰小祥即素服就道既

涖事即戒敕典兵之官牧民之吏主刑名司廩庫各謹
爾職毋致人言自是上下肅然一新舊染雲南舊有孔
子廟朔望長吏便衣拜謁而已教官雖設一無從學之
士公乃舉春秋釋菜之禮先於所治中慶府集行省臺
以下諸官百餘人公服以行禮事屬城化之有遣子弟
受業者公之不鄙僑吏推誠敷教又如此河東地瘠民
貧仍遭旱暵公奏除歲飼親王馬駞十之九所輸租稅
易遠倉為近倉以便民歷年積弊前政欲去而不得者

下車未久蕩洗一空鄰境之人亦知嚮慕竟用是得疾
公頻居風憲剛稜疾惡恒以古人自期晚年言事尤切
直如早建儲貳以固國本訪求賢俊用贊丕圖車服辨
尊卑之差封疆表忠勤之實養軍力以備邊定律文以
革弊皆急務也使節所臨擾民不急之役必先禁止農
桑庠序撿災戢盜尤所盡心至忘饑渴寒暑平居不事
生產惡衣菲食無難色與人交愈久而情好愈篤不以
貴賤為輕重或有疾病死喪問遺賙卹禮意兼盡雖往

返數百里亦不憚勞後仍為之經理家事撫視子孫不
少衰減其於宗族姻戚又所厚者也恬於進取勇於為
義卧病太原未得謝猶力疾視事未幾索紙筆作遺書
寄弟姪異日飲啖應酬若平時客退易衣就枕而薨葢
剛大不屈之氣充養有素故於死生之際明白如此僚
吏士民涕泣相弔如失私親靈輀所經皆盡哀致奠則
公之為人槩可見矣享年六十有二夫人鄭氏婦道可
稱前公卒今夫人布達氏臨潢之甲族也明悟莊重持

家有法一子牛童早夭三女長適尹氏二幼在室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處先塋之次禮也銘曰烈烈程公出遭盛時儒素世家孝友天資歷中外才可吏師霜凛烏臺風生憲司去惡如草遇民如兒捍患禦菑奚翅巳私事不避難去必見思用夏變夷說禮敦詩惟是頑獷化而柔戀萬里來歸髩髮不絲養吾浩然豈其餒而望公廟堂決疑蓍龜命也奈何竟止於斯有韞於中未究設施不龍不蛇賢人嗟咨有巍者碑銘以昭之公有遺

恨余無愧辭

山西通志卷一百九十五

山西通志卷一百九十六

藝文十五　碑碣六

元

稷山段氏阡表并銘　虞集

泰定四年秋天官侍郎段輔出其先世遺文以示集讀而嘆曰嗟夫昔宋失中原文獻墜地蓋為金者百數十年材名文藝之士相望乎其間至於明道正誼之學則

咸鮮傳者矣及其亡也禍亂尤甚斯民之生存無幾況學者乎而河東段氏之學獨行乎捄死扶傷之際卓然一出於正不惑於神怪不晝於浮近有振俗立教之遺風焉嗚呼可謂善自托於不泯者哉於是輔告集曰維段氏世居絳之稷山由輔而上遡其可知者為前宋司理叅軍諱應規十一世矣司理之六世孫為金武威郡侯諱矩生三子長曰鈞次曰鏞次曰鐸鐸以正隆進士官至華州防禦使武威所因以得封者也鏞先卒而二

人以文行稱謂之河東二段在防禦時隴西李愈作武
威墓表五世之內名德並著自武威而至於今又六世
矣家學幸可徵焉子為敘而篆之將刻諸墓道集辱在
同朝不敢辭乃按而書之凡李愈氏已表者不具所具
者自鈞始鈞生汝舟汝舟生恆恆生克已成已修已克
已成已之幼也禮部尚書趙公秉文識之目之曰二妙
成已登至大進士第主宜陽簿及內附朝廷特授平陽
提舉學校官不起而克已終隱於家一時諸侯大夫士

皆師尊之名有文集數十卷集所為讀而興嘆者也克已之子三人思永思誠河中府儒學教授思温皇子安西王台為記室參軍不赴以子輔貴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河東郡伯戍巳之子曰思義平陽路儒學教授四子之孫凡十人似英甫彦孚輔之兄彛經循順其弟也其九人皆仕有禄位獨輔最顯以文行選應奉翰林三為御史遍歴陜西江南及中臺以司業教國子生判太常禮儀院尋貳天官譽名日盛君子有

望焉嗚呼自司理君至於今段氏十一傳凡二百有餘年而代亦三易矣文學之懿前後相屬豈不偉哉彼以功名富貴赫奕一時者何可勝數然不過一傳再傳而聲迹俱泯自其子孫有不能知其世視此孰為得失哉故為之銘銘曰氣蓋世兮慮偏物邈無託兮久焉識眇弱翰兮著微迹何千年兮如白日翩翩兮弟昆顧余庭兮鞠存嘉遯兮無悶善自託兮斯文皇肇造兮有區羣材來兮並驅匪伏兮有待視其家兮多書岌維岳兮潤

流斯河世寖顯兮子孫則多邦人有言兮先生之家

呂簡肅公神道碑銘

公名浣字蒙甫太原汾州西河人蒙泉者大濟王鉅書而錫之號也性篤實方正承乃父彰德公教潛心性理既冠觀光京師以國語文字為廣平大名教授秩滿辟內府史復授承事郎監豐穰倉論課為京倉最遷通政院照磨能聲丕著大定甲子朝論以公優於理授承直郎備用庫副非素志不拜又除河間等路鹽運使經歷

以疾辭時中正院狄公知公抱負授承德郎都府經歷
公勉就職擢淮西道肅政廉訪司知事將行復拜大宗
政府左右司都司㝷拜江南諸道行御史臺諫察御史
首言八事開經筵嚴衛禁清選法舉賢才復常平設義
倉謹邊關修武備其貪鄙罷懦皆苗薅髮櫛之其治績
顯然者薦諸朝天歷初四川兵叛公守省湖廣料賊兵
必東乃督行省平章劉妥恆等分兵守歸峽潛授方畧
諜知有備不敢東使大江南北得奠枕者公之力也由

南臺都御史僉海北海南肅政廉訪司事既至興學校厚風俗按海南四郡明年按海北五郡訟息化行高城深池以備盜浚渠立柵以防姦揚威有堂以習武通極有關以禦暴寇至弗能害寇退老稚相泣曰微呂公吾屬停死矣有疑獄參伍得失俱賴以免嶺海之間去天日遠民之鬱抑多未獲伸公洗滌冤滯不可勝記南閩洞蠻搆難誘脇隣境公單騎叩賊巢來降者以萬計剪木通道冒險夜行旦暮不得息人不能堪而公處之晏

如先是客死海南者皆委之水火公惻然捐俸金市雷陽高壤地垣以護其葬屋以庇其祀名其堂曰澤幽化洽南土聲達天朝上遣使特賜服以勞加中憲大夫移遷嶺南道肅政廉訪司事凡所行悉如海南北其孤寒子弟公割俸延師以教育之民告饑吏白當聞公曰比聞動淹旬月吾不忍赤子之絶於乳亟命發粟賑之墾屯田教樹畜凡為民興利除害者汲汲而勇為之至順三年四月十九日弟浹歿於家公聞之泣曰二親年邁

一弟又亡其能居乎乃歸省親老幼遮道垂涕不忍别就道詔加亞中大夫僉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事未遑赴任亟歸途中聞乃父恒齋公已歿矣丁父憂服除起為襄陽路總管本路諸軍奥魯總管管内勸農事既至一新約束明憲令先之以戒告申之以懇切未數月襄民大化丹夫子之宫牆碑六賢之封誥增廣生員申明勉勵揭示白鹿洞規不惟郡邑有所師社學亦從而興起新社稷壇葺三皇廟凡庫局亭碑廊而弘之備水

撈防姦慝便於民者知無不為凡爭訟積年不決者決於公之一言有誣服殺人者在禁六年五府不能明公竟免其辜有妖言惑衆者株連數郡止坐首惡餘誣者得自白禱神雨應拜火風回甫歳餘以侍親歸襄民泣留者數千人丁母憂服闋詔加公為刑部侍郎公邃於律學審視平允聲譽甚著丞相脫脫公偉其才平章王公引見上上記其桂林之政特賜服以寵異之大名大府也是時上方勤恤民隱慎簡守令公作新治化乃授公

大中大夫大名路總管兼府尹本路諸軍奥魯總管管内勸農事知河防事既至修明政教丕變舊俗餘如尹襄陽而加詳焉至正甲申秋七月水大至幾入城公督官屬堅隄防民竟免害及羣盜起大掠燕南而齊魯尤罹其毒怨賊騎兵數百至時夜未半公方廵警聞之撤西南二門橋梁把截衝要諜知不可入賊乃退會臺議各道憲長公以宿望擢拜嘉議大夫海北海南道肅政廉訪司使十年而重來老幼咸來風濤而至如復見其

父母焉雷境有譚福旺者據險逺擅朘剝其民或忤已必因官府文致其死或竟殺之其勢延水陸數百里有司莫敢問帥府懸捕盜之賞譚恃險遍虐其鄉俘平民以獻曰此盜也又執傍近之人以告曰此賊黨也凡百十人有司通為姦利獄久不可決會陳斗柄被追攝與捕卒相拒譚大煽其虐無辜甚衆吏更蔽之公亟命捕譚至罪如山積一一欵服硇州民羅仲仁與譚並稱二豪逮治之罪尤甚於譚二酋服辜海民始得安縣吏有

强委禽迫良家女為妾者女家不願適女過市捽而詬之重辱之女憤投水死憲府按吏以法有二商舶過盜盡刼其貨商之徒十九人浮以登岸告岸之父老因執以為盜獻諸官有司弗察憲府問之得其情罪執者求真盜有商郭艤舟白沙浦夜遇風登貨於岸岸人掠之而韓氏兄弟適至得所遺物甚微郭詣韓取之欲盡償所失有司以盜論韓而白諸憲府得其情謂韓拾遺非盜按律免之傜人寇遂溪石城及海康諸鄉官府驅賊

退民有執盜後者繫獄吏用其辭以為皆鬱林博白民移文捕之博白吏械良民與已讐者六人以致憲府問得實皆釋之凡如此者皆足以服民志使荒遠之人知國家法度不可犯憲府政治不可欺賄賂黨與之不可恃誣罔羅織之不可行此其畧也至正六年除嘉議大夫山北遼東道肅政廉訪司使赴任歿於海北雷陽之民如失所恃以聖恩扶還靈柩葬於洪哲里先塋之次前夫人吳氏祔及請諡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

都尉追封河東郡侯謚簡肅然内助之功再娶王氏方
氏居多焉公二子長曰權次曰楷一孫曰塔哈特穆爾
凡公自筮仕至屬纊其行狀則河東田渭秉陽縣尹徐
徵朝列大夫國子司業潘迪等之所撰乃子權謹書而
備録之屬予銘焉銘曰於皇聖明龍德在淵鑒兹臣庶念
無遺賢濯濯桂林司憲之貳服其父訓奉職盡瘁乃錫
天章以昇其家惟久惟恒則於汝家帝開明堂召用舊
臣寖貳憲部秉國之鈞上憂遠人信任是使郡府使

節徃稱其使睠茲島夷海波間之要荒弗治從官實來
寄重事煩不遑眠食不以細務弗及心力商困於盜脫
身自歸反為吏執加以赭衣民有室家吏欲强婚迫之
自沉孰究其冤民有强梁恃險為姦奪貨殺人何有懲
緝捕盜有賞盜不時得平民怨家桎梏為賊留獄無驗
至正六年毀家殞身誰為之言凡此之流善良瘖瘂狙
詐攙斷何適非罥蜂螳搶攘職此之由不渙其羣吾民
曷休煌煌繡衣既信既久無情之辭一見立剖羅織鉤

簪裾不得施蕩蕩其安于于其隨父毋妻子晝耕夕寢惟蒙甫公貽我豐稔惟皇聖明當宁念兹遠人所安錫台以時歌以蓼蕭燕以湛露遂相昕朝百福來胙

重修鹽池廟碑　王緯

延祐春三月中書省臣言陜西都轉運鹽使司重修鹽池神廟成當書其事於石制曰可以命翰林臣緯恭詠明詔竊惟鹽在五行為水水曰潤下潤下作鹹所以供祭祀備膳羞資生民之用不可一日闕也前代鮮鹽壟

畦沃水種之令則不煩人力而自成非有牢盆煎煮之勞及蜀井穿鑿之艱也蓋得天地之精英河山之靈秀瀦而為池廣袤百里渟蓄滲漉凝為大鹺皚皚浸浸浩無津涯璀璨晶明莫可名狀役夫萬餘畚鍤雲集曾不踰旬裒如山積舟車之運數千里皆食其利會其歲之入以緡計者二千萬皇慶二年前都轉運使阿克實特穆爾乃相故廟西壖卜地爽塏中締正殿周阿重簷翼東西廡前敞甚閎後營寢室階戺峻整宏達靜深冠大門

為樓扁曰寶慶下瞰鹵澤面對中條東繚太行西峙雷首隂霽朝暮翕忽變化信一方之奇觀落成之日遷二神於新廟葺舊廟以祀成寶公率僚屬士庶商賈咸會祠下鼓舞懌悦神人大洽以廟碑請於朝故有是命洪惟聖朝富有天下休養生息租賦而外惟以鹽課佐經費然歛不及民而民自足天下之民安其俗樂其業其視齊管子正鹽筴以興秦渠之利漢東郭咸陽孔僅斡鹽鐵以歸大農唐宰相領鹽鐵以判度支萬不侔矣臣

緯拜手稽首而系之詩曰乾坤亭毒孰為綱維萬物並育孰窺端倪五行為用水德稱首作鹹之利以資富有維古郇瑕地勢沃饒右限大河南峙中條實沈之次晝野定標匯而為池雲蒸霧歊結而為鹾雪積嶣嶢殆出神力民不告勞自唐歷宋祀事孔昭於皇元聖奄有萬國山川貢珍百神効職靈池之産歲增萬億大德三禩封號加錫皇慶御極嘉神之德廼作新廟新廟奕奕於以揭虔有嚴禮秩神人洽和用紀成績緊神之休國用

阜康既富而教頌聲洋洋比屋可封遺風陶唐於萬斯年實歷無疆

蒙溪先生墓碑　王惲

余官晉府者四年得進修之士一人曰蒙溪張君每暇與相往來把酒論文最可尚者君無求於人人之有得於君者殊充然也因自念異時禮文興舉吾儻與當任君責及承乏翰林君墓草已宿乙未夏其子思敬來謁以墓銘為請慰唁余為歔欷者久之言猶在耳其忍以

不敢辭君諱著字仲明世為襄陵縣張相里人曽祖諱簡祖偲父彬皆潛德不仕讀書治田子孫相傳以為家法君以頴悟不待勉勵卓然自志於學戊戌歲設科取士君以詞賦中選既而嘆曰士當以遠大自期雕蟲篆刻將何為哉適貽溪麻先生洎前進士兑齋曹先生來主經局君喜而不寐曰而今而後吾學有所正矣遂刮去故習沉潛伊洛雖飢渴寒暑貧窮得失不易其初心所謂道之體用文之華實採涉其源流咀嚼其膏味積

而為文辭發而為事業不矜不盈介然以家居教育諸生為樂中統建元頤齋張公以直道清節撫宣河東廉居才行擢主潞城簿政廉明以豈愛稱明年公去事齟齬不可以為親老西歸累辟不就至元乙酉用薦授平陽路儒學教授於是衆論大厭士風為一變先生年彌高德彌卲學益博文益奇士夫知所依嚮吏民咸有矜式職竟不聽其去者逾再考厥後子思敬自南陽教官來省閒彼中風土樂焉曰名山大川平日所願見遂命駕

南遊以至元壬辰夏六月十三日考終寓舍享年六十有六初娶陶寺里大家趙氏一子思敬二女長嫁同邑王黼次適洪龜齡繼室曲沃靳氏孫男曰士衡思敬以家學授承事郎江西等處儒學提舉先生資明敏色和而氣清為人誠厚寡欲不戚戚於貧賤與人交始若疏澹久之愈敬而愛人有負之終不較責而知為雅德君子以成就後進為已任故晉人以文名而達者多出其門切惟百年來平陽號稱多士每歲舉子赴選大約數倍

諸郡至有白首場屋庶幾一第餘有不暇及者惟君年弱冠即能知所學所從拔出習俗潛心古道踐履外詩文雜著曰蒙溪集者六百餘篇晉絳末之有焉況一辭一藻典雅有法理明辭約以自得為主是可銘銘曰四科稱賢曰德與藝其在聖門用不偏廢文迺道輿經天緯地茍遺其本剽竊何異利祿科場疇非誕誇聯綴補緝是足言邪蒙溪為學其復不暇洗心程張正藝曹麻閉門窮經其書滿家玉佩瓊琚粲然辭華合章時發其

助也夛士之生世濟時行道時既我乗立言明教生榮
没傳朝菌銘翟達人大觀彼此奚較大川河宗名山華
嵩地靈氣異先生所鍾一朝長游杳然飛鴻世皆知仁
智之所樂予獨爲歸根返璧迺先生之所終凌倒景而
不滅其元精耿耿固浩乎其所不窮適來吾時適去吾
從先生之心與造物也從容尖山西東相里新宫我銘
斯石如勒景鍾雖陵遷兮谷變尚知爲蒙溪先生之封
延祐四年三月六日建

安先生墓表　　袁桷

嗚呼金蹂宋踰南兩帝並立廢道德性命之說以辯博長雄為辭章發揚稱述率皆誕漫叢雜理偏而氣豪南北崇尚幾無所分別當是時伊洛之學傳南劒至乾道淳熙士知尊其說闡明之朱文公統宗據會纖鉅畢備正學始崇又未幾偽學造謗咸諱其說以售仕於時金將亡各流離自保烏睹所謂經說哉有明其說者獨江漢趙氏私相筆錄尊聞傳信稍自異流俗皇元平江南

其書䌷繹以來保定劉先生因篤志獨行取文公書會萃而甄別之其文精而深其識專以正蓋隆平之興使夫道德同而風俗一不在於目接耳受而有嗣也劉既死得其傳者曰安君焉君諱熙字敬仲其學汪洋靜遂謂文以載道辭不勝不足以言理故其言修以立於詩章幽而不傷慕貞潔之實將以自任其道者也道散於異端九流證拾於墜簡傳者益遠而書幸具在不知而作者則索於句讀之末旨意斷絶踵謬而莫悟君設對

問以辨後作者悔而焚其書左氏浮誕不合經者悉去之續皇極經世書繇元豐至至大三年考家禮為祠堂以奉四世邑人化之教人也以持敬為本解經必毫縷以析果知矣必驗其所行弟子相從者常百餘人出入閭巷佩矩帶規知其為君之弟子其於劉先生也未嘗一見之蓋篤信其書默求以通焉者也劉亦知君足以傳道卒不得見焉君深悲之而於學有佋君無憾矣君之先太原離石人五世祖玠仕於金曽祖昇不仕祖滔

以經童登第金將亡從正定因居焉戊戌歲辭賦入等
占儒籍考松江東宣慰司照磨妣劉氏君少敏悟諸父
咸器之素多疾嘗避隱封龍山然卒不得年至大四年
五月某日卒年四十有三娶張氏焦氏子二暨垣女一
嫁王氏是歲葬稾城縣安仁鄉先塋之側其卒也翰林
學士王公思廉以書唁其父曰自敬仲死詎安氏不幸
士林不幸矣有遺文十卷既葬之十三年門人蘇天爵
述其事狀踵門曰默菴先生天爵從學有年先生之德

之行願表於墓原使有考楠作而言曰真文忠公德秀與朱文公同里生不及事焉文公之學真實紹之侑食於廟於祠無異辭集賢劉公生愈後闡揚合一劉公功與真公並安君不得見劉公而道實有傳盛矣哉春陵之學四方為有準矣至治三年歲次癸亥二月丁亥翰林學士奉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會稽袁桷表

元遺山先生墓銘　　郝經

歲丁巳秋九月四日遺山先生卒於獲鹿寓舍十日訃

至經走常山三百里以馬舁歸葬爇文酹酒哭於畫像之前而已先生與家君同受業於先大父經復逮事先生者有年義當敘而銘之詩自三百篇以來極於李杜其後纖靡淫豔怪誕癖澀寖以弛弱遂失其正二百餘年而至蘇黃振起衰踣益為瓌奇復於李杜氏金源有國士務決策干祿置詩文不為其或為之則羣聚訕笑大以為異委墜廢絶百有餘年而先生出焉當德陵之末獨以詩鳴上薄風雅中規李杜粹然出於正直配蘇

黄氏天才清贍邃婉高古沉鬱太和力出意外巧綽而不見斧鑿新麗而絶去浮靡造微而神采燦發雜弄金碧揉飾丹素奇芬異秀洞蕩心䰟看花把酒歌謡跌宕挾并幽之氣高視一世以五言雅為正出奇於長句雜言至千五百餘篇為古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以寫怨思者又百餘篇用令題為樂府揄揚新聲者又數十百篇皆近古所未見也汴梁亡故老皆盡先生遂為一代宗匠以文章獨步幾三十年銘天下功德者盡趨其

門有例有法有宗有趣又至百餘首為杜詩學東坡詩
雅錦機詩文自鑒等集指授學者方吾道壞爛文喔噫
昧先生獨能振而鼓之揭光於天俾學者歸仰識詩文
之正而傳其命脉繄而不絶其有功於世又大也毎以
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
史興已所當為而國史實録在順天道萬戸張公府乃
言於張公使之聞奏願為譔述奏可方闢館為武安樂
䕫所沮而止先生曰不可遂令一代之美泯而無聞乃

為中州集百餘卷又為金源君臣言行錄往來四方采摭遺逸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親為記錄雖甚醉不忘於是雜錄近世事至百餘萬言捆束委積塞屋數楹名之曰野史亭書未就而卒嗚呼先生可謂忠矣先生諱好問字裕之太原秀容人系出拓拔魏故姓元氏曾大父春忠顯校尉隰州團練使大父滋善儒林郎銅山府君贈朝列大夫父格顯武將軍鳳翔府路第九處正將兼行隴城縣令騎都尉河南縣開國男邑食三百戶妣

河南縣君張氏先生七歲能詩太原王湯臣稱為神童年十一從其叔父官於冀州學士路宣叔賞其俊爽教之為文年十有四其叔父為陵川令遂從先大父學先大父即與倡和或者譏其不事舉業先大父言吾政不欲渠為舉子耳區區一第不足道也遂令肆意經傳貫串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為箕山琴臺等詩趙禮部見之以為少陵以來無此作也以書招之於是名震京師目為元才子登興定五年進士第不就選往

來箕頴間數年而大放厥辭於是家按其什人嚌其句洋溢於里巷吟諷於道塗巍然坡谷復出也初筮除鎮平令再轉内鄉遂丁艱憂終喪正大中辟中州南陽令南陽大縣兵民十餘萬帥府令兼鎮撫甚有威惠詔為尚書都省掾居無何除左司都事再轉為中順大夫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兼修起居注上騎都尉河南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金紫魚袋天興初入翰林知制誥金亡不仕而卒春秋六十有八某年月日葬於秀容之

先塋前配同郡張氏户部尚書林卿之女再配臨清毛氏榷貨司提舉飛卿之女子男三人長曰搢奉直大夫汝州知州兼管諸軍奥魯勸農事次曰振仕至太原路叅佐次曰揔尚書都省監印女五人長曰真適進士束勝程思温次嚴女冠諂為宫教號浯溪真隱次順早卒次適成和即大都惠民司提點太原瞿國才次適建德路織染局大使定襄霍繼祖銘曰才子貫技爭綴緝侻倖寸禄奔走急以為詩文作無益糞壤擲棄明月璧先

生卓犖有異識振筆便入蘇黄室開闢文源剪荆棘大聲復完金玉璺爛熳長醉思盈溢瑞錦秋花亂堆積險姤護前喘肝臆厖犬狣狣共讒嫉麈埃野馬為鬼蜮遺山巖巖倚天壁國史興喪是吾職義烈不負董狐筆定襄高寒拓跋國馬鬣歸葬反玄宅有書百卷俱未卒嗚呼先生端可惜嗚呼先生不可得

明楊維嶽曰按碑載先生父格隴城令又云叔父陵川令先生集有望陵川詩自註云此縣先隴城府君

舊治則叔父即格也格以先生為嗣葢令陵川時尚

未子之耳三女順集中有示女珍詩云珠圍翠繞三

花樹李白桃紅一捻春看取元家第三女他年真作

魏夫人當作珍為是四女名柔

侍讀學士國信使郝公神道碑　盧摯

公諱經字伯常郝氏自潞徙澤之陵川始公八世祖祚

曽祖昇祖天挺父思温既殁其徒相與號静直處士有

三男公其長也八世祖而下皆同居業儒不仕以淑其

里竭休淄厯乃發於公壬辰之變靜直君流寓燕趙間公年十餘歲沉塞靜重狀貌瑰奇精敏有志趣盡力子職及其為學晝或忘晡通夕詰旦衣服危坐諷誦不輟刻勤如此凡五六年剞劂挖摩磊砢而直廉桌而輝涵積褖累日殊月異擷芳雋腴充而足之趨武周孔比肩淵孟雷風斯文陶冶當世慨然以為已任山峙川駛天遊神遇屹乎莫移浩乎莫禦變化不可測矣既冠順天府左副元帥賈公輔一見待以國士萬户張蔡公柔館

公帥府張賈子弟皆從質學海内諸侯聞伯常之風者莫不飭使介走書幣庶幾屈為賓友公一謝絶世祖在潛邸羅致異儁挹其闓遣使者一再起公既奉清問上稽唐虞下迨湯武所以仁義天下者縷縷以談燦若所陳也帝喜俞所聞凝聽忘倦且俾書所欲言條數十餘事皆援据古義剴切時弊及踐祚更化用公之言居多歲巳未憲宗自将伐宋建議上疏世祖總東帥跨荊鄂公建議大概以謂彼無釁可乘未見其利唯修德以應

天心發政以慰人望簡賢以尊將相惇族以壯基圖撫
殊俗制列鎮以防窺竊結盟保境興文治飭武事育英
材恤罷氓以培植元氣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則宋可圖
矣帝偉公所論以為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副使然
勢不中止遂絶江圍鄂守將賈似道馳遽請和屬憲廟
升遐王師言還明年世祖即皇帝位詔公以翰林侍讀
學士使宋號使曰國信錫金虎符公方踰淮邊將李璮
輒潛師侵宋兩淮制置李庭芝寓書於公譏以欵兵館

留徽州籍為口實公答書弭兵息民通好兩國實出聖衷日諭邊將戢戍守圉以契和議衆所聞知今啓釁自疆一旦律以違詔將無所逃罪此何與使人事也公復上書宋主移文其執政論辨古今南北戰和利害甚悉皆不報顧窮極變詐以撼公之志知其終不可怵於詭數也建鏑館所塹垣栫棘驛吏訶閽夜士鳴柝防閑桎梏犴之嚴不啻如此介佐而下久於囚羈戚嗟尤怨無復生意公語之曰卿顧望不前將命之責一入宋境死

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者豈可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但公等不幸須忍死以待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逺矣衆服其言亦皆自振厲至元十一年右丞相巴延奉辭南伐江漢名城望風嚮附世祖命禮部尚書詰宋執行人之故遂以禮歸公閧嬰疾在途醫問絡繹既至賜燕路朝以張異睠隱其痒於塵事也詔治疾於家病殆不起以聞天子悼焉官其子采麟奉訓大夫起家知林州初公之使宋也内則時相王

文統忌公重望排置異國陰屬邊將違詔侵宋沮涴使事欲以假手害公外則宋權臣似道竊却敵為功取宰相畏公露其丐盟幸免之迹遂主議稽留舉國皆知其非似道不恤也公拘儀徵館十有六年去國未幾而文統伏誅甫歸國宋探誤國之罪似道殛宋隨以滅然則懷姦怙寵傾陷善良雖暫若得計機發禍敗曽不旋踵抑宋有亡徵公與阨會其患難不渝始終名節窅一時而亨百世者初非不幸也公歸以十二年四月卒以是

年七月乙酉春秋五十有三是月丁酉權厝保定府西
靜直君墓次公幼至孝撫諸弟極厚待宗族疏近如一
篤友樂施德於已者雖細惠必報然偉特方嚴風岸峭
立衆不可攀薫良猶姦題帖無貸故用世之志適際可
為已隳奇擯既處幽所日以立言載道為務撰續後漢
書绌丕擠權還統章武正壽史之失著春秋外傳易外
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真觀删注三子一王
雅行人志各數十卷公於辭以理為主雄渾有氣文集

若干卷傳於世嗚呼功於斯術者不既多乎捐眾適已又何其勤也公娶張氏淑明祗修婉德君子後公卒子男三人二早卒一采麟也以文學行治擢眞侍從令為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女子二人皆已嫁孫二人皆幼采麟謀從公之厝兆孟州河陽縣某鄉某里卜叶則次公平生事來謁涿郡盧摯曰先子葬有日墓隧之碑宜得銘得非信後詒遠者銘猶無刻也夫子宜銘摯惟侍讀公以宗儒文雄有勞烈於國叙德㬥庸莫詳史氏其

堅毅忠壯抱負不可揜者名聲昭徹雖走卒牧豎深閨婦人皆能道公姓字與没世無聞者異信後詒遠何待墓刻然固不可無銘也銘曰鍾氣之奇惟志是持緒道之微而才可為振轂鄒魯驂乘傅伊獵德游藝載驅載馳孰濬其瀦孰植其滋孰芬其藪孰煦孰吹有實其居賓吾能戲聖濳於藩髦選無遺䄄甩冠巍憲言祁祁躍淵飛天鱗翮雲逵乃睠南顧迺休王師迺命鴻碩柔遠淮夷夷速其顛公凜乎危削韜操觚榮觀幽鸛刪述臚

分名義昭垂薄言還歸昔壯今耆胡不康寧胡不期頤胡不三事為國著龜清廟宗彝不旣厥施輿論嗟嘻烝烝嗣慶圖永孝思刻文墓碑以顯詩之

康澤王廟碑　　毛麾

葢聞水經云平水出平陽西壺口山即書所謂壺口也自壺口而西南二百餘里曰平山水潛出其下曰平水州圖經亦曰晉水其源亂泉如蜂房蟻穴㲵沸於淺沙平麓之間未數十步忽已驚湍怒濤盈科漲溢南北溉

田數百頃動碾磑百餘東匯為湖曰平湖秔稻菱芡晉人取足焉其事見於宋名士謝景初記宋敏求書泉之旁有舊祠世祀神龍為此水之主相傳劉元海僭據時重築陶唐金城有韓媪得巨卵嬰兒化蛇之異斬蛇尾而泉湧焉遂資以灌溉新舊圖經寰宇記並載其事後因祀之曰龍子祠遇旱致禱即應宋熙寧八年守臣奏請封澤民侯廟額曰敏濟崇寧五年再封靈濟公宣和元年加康澤王廟有唐天祐二年宋寶元三年政和四

年感應碑傳祀既久官民崇敬廟制寖廣草木蔽翳清流白石為州勝地封連疃接凡斷岸絶澗别架以垂虹之橋採蓮捕魚則泛以畫鷁之舟當春之時花光柳色作紅雲翠霞蒸煦遠近太守與州人來簫鼓相間車馬相望於山水清暉之際不知浣花曲江之美較此孰多兵火蕩盡將四十餘年民思所以興起而未有倡之者江陵黄公來宰臨汾理成化洽匹古循良之吏故能一新縣署再創宣聖祠繼大修陶唐祠又審民心欲成龍

子祀而修之創獻殿設齋廳置風師雷師山靈河伯之殿庑二碑以亭前鑿養魚池長廊周步幾二百間至於廚庫靡不周備廟門仍舊曰敏濟中門三間曰善利王殿曰康澤後設龍毋殿以事韓媪增葺溪上舊亭曰清音取選詩山水有清音之意然後見公善政與此山此水俱無窮焉迺合衆願以志於石作迎神送神之曲以侑神云

故征行都元帥五路萬户梁公神道碑　魏初

梁嬴姓非子之後秦仲有功於周平王封其少子唐於夏陽梁山是為梁伯其子孫以國為氏如梁弘梁益耳梁嬰父輩為晉大夫汾晉地平遥其屬邑也公之先家於平遥者其世葢久然自公始大著祖諱顏父諱秉鈞好施與鄉人以長者稱之娶郝氏生子七公其第三子也公諱瑛少有大志勇力絶人善騎射金季中原受兵所在郡邑望風奔潰戊寅元朝太師國王領兵南下公曰天也死填溝壑何益乃率衆詣軍門上謁即授元帥

左監軍使撫定居民攻諸城堡之未下者公屢出奇計招誘降附凡百餘所明年從國王掠霍踣沁徑太行大膊懐孟又明年入關秦隴悉定用是錫虎符陞征行都元帥以縣行平定州事俾公領之兵火之餘戸口蕩析公安集有法人始有息肩者戊子四月武仙陷平陽太原州介於其間卒莫敢犯國王檄公進兵仙大敗即棄城走己丑入覲適改定天下官制特授公金符御前千戸明年扈從南征至鳳翔俾西狥宋地西和興元十數城

俱下壬辰天兵次唐鄧公前其鋒與金兵戰於鈞之三峯山大破之河南震恐時降附軍民日衆他將以糧不給欲盡殺之公曰殺降不祥凡隷麾下者悉不得死其父子兄弟離析而復合者俾籍於民幾三千餘人乙未從元帥達海甘布入蜀宋人守瞿塘衆不克進公作皮漟航以濟搶奇之奏權征行萬户留鎮與元戌戌又從達海圍資州踰月始下達海怒欲悉坑之公曰令始得一城而坑之他城未易下也達海善其説公喜曰吾起身鞍

馬間不啻百數十戰未嘗敗北所全活者亦不下數萬計壬寅宋人陷成都公與先鋒圖薩檎其四川制置陳隆之成都平丁未公年五十有七告老不允詔公充西京平陽太原京兆延安五路萬户治太原以子翼襲行軍千户公以太原甫定民多離散懇聞於朝給復三年於是四方來歸者三萬餘户刑簡令信境内以寧丙辰三月十九日辛於家第之正寢享年六十有六越五月葬於本邑麓臺里先塋之次禮也夫人温氏子男四人

曰羽太原路管軍千戶曰天翔少中大夫西蜀四川道肅政廉訪使曰翀早喪長即翼也選成都轉運使女四人平遥李思齊忻州長官塔齊爾京兆路兵馬總管馬祐太原路鎮撫都彈壓李燦其壻也孫男一十人偉宣武將軍行軍總管儀備傑秦王府侍衛補太原路管軍千戶佐時中時正鴨水縣主簿時仁時義俱有立志女一十人七適大族三在室曽孫男一十四人長思賢次思敬行軍千戶餘幼女一十五人天翔與初有一日之雅

謂碑銘未刻請文其實乃按所具狀序而銘之銘曰天地草昧間氣鍾豪傑秉機騰其中漢唐之初如囊錐聖元乃有平遥公公之譜系嬴本宗世稱善人服於農風之從虎雲從龍千載一時公實逢萬夫肝膽誰爭雄批秦扶晉天為紅望之而畏羆與熊其心休休如有容救降釋俘扶疲癃并氓至今猶呼翁天之報施亦已豐若子若孫咸登庸麓臺西原汾之東龜螭有文圍有松千秋萬祀何終窮

李公榮祖政績碑　王沂

蓋粤晉之絳陽即古東雍也若郡守之賢者惟唐之樊宗師宋之富鄭公金之高汝礪三數人而已至我大元至正之初雲中李公榮祖之為郡守也下車首飾先聖廟欽嘆曰噫天生素王繼以亞聖是以仁義禮樂之教得以興扶終古君臣父子之道得以立於無窮三皇聖祖造端萬物建立人極尤可嘉尚即與經營神像殿廡齋廚計日而成學校由是而興既而詣諸壇壝謂其僚

寀曰人非土不生非穀不食社稷於民大矣夫雨暘寒燠民牧之事也風行雷厲民牧之政也若風雨之不時遂有決獄亦有罪已之名此無他蓋為係於生民故也乃築壇建祠左社右稷箕風畢雨造化之神凡載於祀典者皆興焉初水利之不通也不知其幾何年矣聞北山有孚惠廟尤不知其為孰也公既至遂得一斷碑於草莽合泐而讀之方知為隋臨汾令梁軌水利碑令改縣為正平矣上載通渠十二公循其迹行而鑿之乃滌

其源而疏其流濬其窒而通其礙俾行者不漫漶蓄者不泛溢或上或下而順其勢或分或合而依其經故田園有灌溉之澤而川泒無壅竭之患闔境皆受其福復為梁軌修廟植碑以著其績又嘗語人曰更漏為施令之端璣衡為齊政之始雖有天池水平二壺則無所施乃剏建譙樓一座鼓角嚴明刻漏不差至於廳事案宇臺榭池沼渠梁館傳咸葺而壯觀其制財節用一不動於民人如器皿日用之不可無者而恒擾於百姓公皆

備焉緜帖葢有年矣至是碑石散失殆盡公歷求之而復其什之八九序列於集古堂又繪圖以彰緜之形勝復撰誌以紀其實觀於聽訟明見敏捷貧民有復業為鄰昧其陸地屢經上司逼遛文案積三十年而不平公召之諭以正理莫敢遁其情又有質良人為奴逾四十載公釋之而無爭矣時百姓被劫誣平人為盜拘三歲不解公即與之辨焉嘗有冒請軍糧於官公知其詐而拒之其人託名求明文於上司轉冀寧而敗其事又若細

務隨得隨斷了無停滯公規之立其嚴敬若父子其親愛如骨肉上下同休内外無閒三年之久風俗淳而教化明禮讓行而廉恥立是以民多賴之惜乎瓜代而不可留呂戍絳人也具耆德狀特來告文將勒諸郡石表我鄉民去思之意

闞虎左轄二公勳德碑銘　耿元益

大丈夫生世丁泰運殷隆寰區靜謐則坐廟堂振綱紀播嘉猷立大本以賛天下於皇極者常也版圖幅裂九流混

淯則展長材露肝膽淸大慼建奇勲以支大厦於將傾者變也常則易能而變則難處也當至正龍集辛卯運際中哀盜起汝頴蔓延晉冀四海騷然民物一空時總兵中書平章知院中丞野斧公道建大策以援天下募義旅振雄兵延豪傑禮賢才克淸關陜席捲長驅未期月西南底平歲次戊戌盜猖晉冀宗戚二王力莫能遏朝廷分僉樞馬齊喇俾以保衛而不能支傳檄關中求援總兵闗保適為裨將屢兵立完勲調禦澤潞戒以好

生保民為務兵抵長子盜由冀經潞山西大懼繼犯襄垣即分軍三隊掩掠其衆盜懼遁自黎城下吾兒谷是夕命弟賽音布哈勒兵橫擊大捷以安潞境居未幾詔下命總分部藩禦就命為守時經板蕩僅有孑遺旋定安集始有成效民方安堵盜至壺關即往逆戰獲其先鋒告以夜約入潞遂冒雨率衆銜枚設奇以待寇知不敢犯南據高平澤郡又整兵掩襲勦絶總兵遣使勞之陞副河東宣閫復遣招討萬户和爾齊為佐夏五月盜

拔遼州據榆社二公抵城破殺秉勝大震寇夜遁追戮幾盡遂謂太行多阨若分兵阻遏盜必不入功收萬全列守諸口咸獲其利是歲秋盜復侵鐵騎谷連營數萬命裨將陳明等夜以死士劫之黎明盜依山北遁襲擊餘黨逃潰不復西犯尋由宣副陞別駕虎為副帥繼有店城首盜劉子才掠林盧天平冰山等二十餘寨皆沒入盜約侵澤潞整兵往禦北至壺關寇已越山據險而陣即令鐵騎數千短兵相接甲冑耀日盜遂驚潰復徑

羊嵬山合衆二十餘萬二公身先士卒神思安閒遇野
鹿突至一發而殪盜詫其能軍威愈壯乃分部屬為奇
自將大兵直擣其壘大破之九月盜復據松子嶺及店
城東山其勢張皇恐士卒怯戰紿謂衆曰所見乃山上
草木形非寇之衆咸曰是盜則殺草木則伐山丘則平
何慮衆寡知其可用期死戰以共成朝廷總兵之事業
虎公分領董仲義等為奇上黨尹郭從善部民兵為犄
角闗帥統仲義等鼓譟陷之僵尸百里蹂躪殆盡河東

分司以功聞進闕夏官侍郎虎陜西理卿仍賜龍衣各
一襲校卒賚給金銀幣帛有差暨凱旋歸首值春夏旱
蝗秋復大水二公遍禱山川輒應其誠迴歉作豐民弗
告乏無何又摘攻汴以功魁諸郡加山東樞判繼陞同
僉院用彰厥勲逮三載詔命總兵取齊魯檄授二公河
南江北薇垣遣為先鋒旌旗蔽日大勢東馳越洪濤臨
寇境而河西降抵東昌而楊誠服下東平而田豐順脇
黨詿脅若望風歸義拒命偽相若續若劉若王若陳致

欵不暇齊魯諸郡皆復版圖總兵勞之曰汝為吾首將守山西而民獲恵下山東而寇悉平于疆于理以及海濵者較功為最遂由參省而增級左轄二公當國家傾覆之際而慷慨憤悱氣充霄漢敵愾心雄除惡去姦吐氣為雲積聲成雷卒能易危為安反亂為治豐功偉績傑出昭代者皆忠義之量雄傑之才見諸勲業也矧振旋澤潞屏翰右臂布德施仁垂髫戴白沐浴膏澤禮遇賢達興崇儒教篤民彛易風俗用武修文緩急適宜非

才全德備能若是乎昔周宣中興時則有若方叔召虎以功業稱尹吉仲山以文雅著今觀二公勲德之隆則同乎方召文雅之美則繼乎尹仲聞其風跡其實疇敢不敬其光況節全終始而不替乎闗保守世傑和尼齋字哈剌娶氏俱為河南世族澤潞士民被其德澤欲刻諸石以誌將來燕南進士申彦達狀其實徵文於余辭不獲繼而為之銘曰於皇聖元秉龍御天丕圖鞏固秩秩斯傳適際中衰毒流八埏塵飛烟慘民斃戈鋋幾何

人斯觧民倒懸天儲碩器扶危理顛矯矯二公廓廟俊英倡明大義安㕒㾕氓百戰百勝雷電震驚掃清寰宇時靡有爭天開日霽王心載寧撫此冀方威名孔彰民用平康比隆太行勲德煒煌貞珉載揚

延安兵馬總管袁公神道碑銘　姚燧

袁虞舜裔也舜生姚墟居嬀汭子孫以地姚姓以水嬀姓以有天下之號則虞姓及周武封胡公滿於陳以國陳姓以陳公謚又胡姓袁則肇於陳大夫轅濤塗西京

轅固生猶未省文至後漢太尉安而下始爲袁矣其家太原石之臨泉者不知始何世何人所譜者則在金有隱德農畝者諱亨生迪業儒博極羣書尚氣節不食然諾生企景有父風生鐸丰儀峻脩克世其家學實生令延安路兵馬總管諱湘字潤夫金之季國王公佐持節鎮葭蘆當吾元勁兵之衝殫力竭謀惴不自支一日集將佐使各推辟所知可與計事者或言公賢爲書致之三往返始來用其策以守則完以戰則捷衆論多之閫

諸汴京官以忠顯校尉遥王延安之延長簿再以功超武節將軍令臨泉石與嵐之合河恃公爲藩援以安者五年後王公佐卒鎮人心離異不可復一公嘆曰吾受一死哉死而兵民完何害敵以不即下藴怨積忿於我者爲日既久吾死而捐兵民以甘其心胡寧忍哉遂乘夜載鴟夷濟河欵我大將巴罕營降解所佩誓曰所有二於公者有如此劒巴罕義之相與飲酒盡歡以便宜升臨爲州判公爲帥遣將州兵畧地鄜延悉下之移鎮

延安臨民德之寧輕去其鄉不忍去公多攜家來從朝廷賞納土功授延安路兵馬總管時旣偃兵民方去危即安公敦勸耕稼栽柳游惰使各食其力隣境聞之逾河而西雖有良田美業不恤顧託處深山窮谷者不可勝計公符其守令居借之廬耕助之牛儒生之賢而文實聳人瞻聲動人聽者如侯立嚴昭焦舉張華王明畢美郤瑞張輔之流欲仕者則登之幕府以師羣吏不者則陞之學官以範多士由是悍俗消革而禮讓興行矣

以下二葉，原書卷次訛誤

會大料民止籍主戶漏其僑家浮客者或咎以何獨損吾戶數公曰若欲肥版籍以衒庶耶一日賦役下僑浮生心計曰等賦役也與避人境而不免何如歸吾家之安焉客去而主孤實亡而名存祇益累也人服其能圖遠其後河東山西果來徙其民公諜使者曰若所以必徙者豈以代吾賦役而汝無得哉吾所籍止主戶未嘗妄以僑浮土著版冊具在可稽也何如勿徙使各奠其居即是民推擇置吏歲集其賦入是以吾土育爾民奚

必其從其以是歸語汝帥使者亦度民已安此雖從之且
道亡不逹許之而還尋有詔令民隨在占籍公猶仁其
僑浮為輕其調庸同列害其能且位加吾上多行金帛
貴幸以訟公徵使就辨公勢貴幸幣殊凉薄廷臣以訟
者之言方騰能不以賄免顧歎重其忠儉歸益自刻礪
四方行李至者相踵廩內不足為射獵麋豕以繼勞膳
之須皆出其家不足則從富人稱貸郡民之豪傑謀曰
吾屬依公以生坐視窮乏莫之省憂人曰我曷捐金餉

之亦謝不取及大封宗室創所治為公主湯沐邑有說公厚斂入謁可結主知且無令同列得先之也公曰吾豈剝下市寵者耶不行先朝時今上以太弟之重征南詔駐兵六盤山公見行府建言始延安之籍民為兵皆懸賞募之人率授銀三十兩始行及遠戍久役津餽不如於前老稚日困於家勇者挺身而孤亡怯者連伍而俱歸軍吏以法誅之莫之能止也非大選閱郡民厚業饒丁者更代以休其力盈其氣則兵帳不完上然其策

讓𨚗道臣之在行府者曰若曹之來其所請求不過官資之崇卑符節之輕重便已私耳亦嘗有一白軍民利病如袁某者乎聞者愧讋自是雖不自行遣官屬有所奏請上必曰若從袁某所來耶言輒報可歲癸丑冬將適京兆未至輿病歸人來唁疾公安之言笑如平時夫人問焉一旦公病小加於今日如吾母子寡幼何惟治命是聞公曰吾平生所為無有不可語人者天將厚予是外非若知也以十二月十六日卒於正寢年五十有

九以中統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歸葬臨州太平鄉白汶里先人之兆次凡再娶元配馬氏繼配梁氏子男三人馬出一人未名前公卒梁出二人克忠昭勇大將軍隴右河西道提刑按察使克良提舉太原採木司女三人馬出伯適定西州尹富察仲德仲適中部縣尹張欽用梁出季適屯田總管折叔玉男孫四人長仕圭餘未名女孫八人在室十八年燧以陜西憲副錄囚延安昭勇君自隴右得告家居一際言色固已心推為巨人長

者若不見毛髮比出紈綺家者古人有云觀其子可以知父矣明年克良持君生平行事狀碣銘墓碑因得究公為人益自信昔者觀人之不失也蓋嘗論之人生紛綸尚武之時懦者固不能以自立惟強之依而強者或徑行而無謀亦旋然敗亡善謀矣其力不足以先衆則人亦莫之信而為之使嗚呼公於此時克樹功業裂地而侯以傳諸子亦戛戛乎其艱哉是可以載行事於石見白於後世也銘曰緊衮之先世繼顯賢由金百年力

本於田起蹈而行篤公之自逢時未靖實艱初試人求其生雖從雄鳴有距跳踉有翼奮翔臨泉葭蘆襟帶河山公居其間揵其悖頑智資我謀勇但吾力我麾我指莫不順適國步未改效死我臣天命維新吾生斯人府葭延長綏丹鄜坊我旗樹降千里其疆朝為逋亡夕則樂康人無我敵柬而矛戟斂而耕桑昏而蠶織而方瘡痏孰爾股剋孰塈孰呻煦手摩撫隣曰時哉爰適樂土寵光不希釣言不危說進可行丹扆肯頤不年永辭延

民之思今三十年如在柩時黄髮髫子校誦其美事上之忠繩下之嚴生民之仁與人之謙顯親之孝奉己之廉人一二有公平具兼延民之思日遠則亡我詩之碑百世昭章至元二十五年歳次戊子九月二十九日男克忠建

靳孝子墓碑

揭傒斯

河東有純孝之士曰靳昺字克昌居曲沃同知晉寧路總管府事贈亞中大夫懐慶路輕車都尉追封西河郡

侯用之孫贈嘉議大夫兵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封西河
郡侯德淵之子奎章閣承制學士榮之弟也生九月而喪
其父六歲知學母王氏節食衣脫釵釧聘名師以教之
及長通六經有少未解思之弗得夜以繼日諸疏義皆
可默誦而不喜為文章然落筆既就作者不能及及其
兄奉母官於朝迺至京師有勸之仕者則曰余之至京
師也以母與兄之故且京師者天下賢士之歸也萬一
有見聞之益遑知其他故其居京師也自溫凊定省之

餘雖飲食坐卧必置書冊其前又有誚之者曰大丈夫生世不秉時樹功業取將相以揚名顯親何乃齪齪守此蠧魚耶曰人莫親於父母昆弟其性情非難見也其好惡非難知也吾日夜求以事之時有弗盡況事君乎賢聖之言載在方冊家承祖父之業具有其書吾日夜求以明之時有弗得況治人乎古之人四十而仕良有以也且子所謂樹功立業為人也吾安能病已從人貽毋兄之羞也閉戸讀書如故天歴元年春三月十五日

母王氏卒與兄護喪還河東過平定之平灘雷雨驟至
坐車上伏柩呼天長號兄及路人皆呼使下暴水且至
曰吾下奈母喪何有頃水果大至遂漂沒而死水退得
柩三里之外得昺屍五里之外君子曰靳氏其不沒乎
兄生而弟死均謂孝也非兄之生無以承祭非弟之死
無以明必死之義死生雖異皆孝也而昺難矣後十年
翰林學士奎章閣大學士錫刺布閩而感焉告諸天子
天子以為孝命翰林待制臣傒斯文其事於碑以為世

勸也臣傒斯曰夫孝者百行之首萬化之原也治天下者有加於孝乎自聖人之道不明先王之澤既泯有匿親之喪以固位者矣有假親之喪以避禍者矣有毫髮之私睚眦之怨以至於弑父與君者矣況肯不忍其君親之難躬蹈水火而死乎孝哉靳氏之子天下有愧於靳氏者多矣抑非好學之所得乎毋得年五十九與祖母賈氏竝追封西河郡夫人君年三十九葬於曲沃先塋娶李氏女一銘曰惟天蒼蒼罔不覆矣惟地茫茫罔

不載矣彼靳之子亦孔孝矣孝而不弔誰之咎矣謂天不仁天則有神謂地不知地則有祇以孝而死莫知何期生我者父父既夙喪育我者母母亦長往畏死偷生誠恐何心死從其母甘與俱沉水之方至雷震萬鼓高原大陸忽爲水府身在喪車所見惟母可没者身難没者義死見吾母吾亦無愧君則死矣有行卓然譬彼太行峻極於天惟天子仁方以孝理勅贈封碑以著天紀

復立解州運司碑　　王利用

天地間山林水澤寶於萬世者無盡藏也若夫致五味之齊調五内之氣使人壽且康者鹺而已鹹鹺之利幽齊之間居多然必假煎飫而後成惟河東觧澤幅員百里澄瀓萬頃脈絡連嶽漊流通瀆炎風一觸花蕋泛波畏日載臨玉粒結秀語其色則白雲浮洛語其瑞則榮光塞河一歲之計日月至焉而已矣我大元經始之用仰於有司或租或庸或征或調收鹽鐵之算程榷酤之利而鹽爲諸賦之首觧之鹽澤又諸鹺之首也不曰地

不愛寶變鹹為鹾則曰民不告勞財不横費永無盈鑊之勞終有醲漉之效逮乎積雪盈廒晴霜障野以佐國用以薦郊廟以恵工役以通商賈用力少而見功多比年以來遠給軍儲使人輸粟以鹽鈔易之省飛輓之苦通懋遷之貨邊用充民食足可謂作鹹之利寶萬世而無盡藏也至元乙酉州尹王奉訓致懇於余曰觧州特鹽鹾之利世為名郡故曰豐寶軍亦曰興寶軍曩者主鹽之官與州有隙遂置司於路村以致閭井蕭條居民

鮮少於今五紀矣日居月諸鹽法亦弛良由所置司
村居野處公私通弊課失歲額詞訟日滋朝省遣使
考會積年不已行中書省病之思選廉幹吏委以大計
乃辟前經畧司經歴吳從仕以監榷焉涖任之初究弊
源立新政首以復遷觧州為便行省允其議州之正倅
即以公廨為鹽司禮接僚屬若賓主然規模制度為之
一新實至元癸未春二月也既而歲課羡餘不啻倍蓰
都轉運同知王中順具奏以聞乃課績以從仕為最改

授承事即充觧鹽使自是州司鹽司獲處其便畦戶編
戶奠厥攸居擬立豐碑以紀其事非閣下之文不能揄
揚其始終也余應之曰州司非鹽司則城市不集鹽司
非州司則歲課不增朝廷得人兩司乃建事既告成世
濟其美勒之貞珉傳之後代孰曰不宜於是乎書

貞憲公張承業碑　　張鼎新

公諱承業字繼元大唐寺人也自唐僖宗光啓中主邰
陽軍事賜紫入為内供奉昭宗將幸太原以承業為河

東監軍幸華州就加左監門衛將軍昭宗遇弑復爲監軍夾城之役武皇復遣公求援於岐時河中阻絶自離石渡河春冰方泮凌澌奔蹴艤舟不得渡禱於河神是夜夢神人謂曰子但渡流冰無患寤津吏報曰河冰合矣侵晨躡濟旋踵冰觧使還武皇疾篤召承業囑之曰吾兒孤弱羣庶縱横後事公善籌之言終而卒時天祐五年戊辰正月公奉遺顧立嗣王即位二月克寧謀侵位承業與王殺之天祐七年十二月梁將韓勍等兵逼

鎭州晉王救之遣周德威等以勁騎追梁見韓勍等賊勢甚盛謂晉王曰吾騎兵利於平野今壓賊壘門騎無所展足且衆寡不敵請避之王不悅退卧帳中諸將不敢言德威往見承業曰大王據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何不退軍高邑誘賊離城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别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入帳撫王曰此豈王安寢處耶德威老將知兵其言誠是也王蹶然而興曰予方思之是日拔營退保高邑後梁兵果敗非

承業啟其意則德威必死矣天祐十三年梁匡國節度使王檀密請發兵襲晉陽安金全往見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失之則大事去矣僕雖老憂國家請以庫甲見授為公擊之承業即與金同李嗣昭等擊梁兵死傷什二三賀德倫部兵多逃入梁承業知變收德倫斬之天祐十四年十月晉王還晉陽王連歲出征軍府政事一委承業勸課農桑畜積金穀收市兵馬徵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民肅清饋餉不乏王或時須錢蒱博及賜伶

人承業斬之王乃庫中置酒令子繼岌舞承業以帶馬贈之王指錢曰宜與一積帶馬未為厚也承業不敢以為私禮王不悅語侵之承業怒曰僕老敕使耳惜此庫錢所以佐成王覇業自取用之何與僕不過財盡兵散一無所成王怒顧李紹榮索劍承業起挽王衣泣曰僕受先王顧託之命誓為國家誅汴賊若惜庫物死於王手僕下見先王無愧矣曹太夫人聞之遽令召王王惶恐叩首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笞之矣明日與王俱至

承業第謝之未幾承制受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公承業固辭不受但稱唐官終身天祐十八年魏州人得傳國寶以為常玉將鬻之或識之曰傳國寶也及詣行臺獻之將佐皆奉觴稱賀承業聞之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為王撫拾財賦招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

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汎掃宇內合為一家當是之時雖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愈堅夫老奴之志無他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為王立萬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予所願奈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軍血戰本為唐今吾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即歸晉陽悒悒成疾不復起天祐十九年十一月卒年七十七曹太夫人詣其第為之行服如子姪之禮晉王慟亦不食者累日同光元年癸未王立為

莊宗勅葬承業立碑文栢株石人馬念承業之志行雖縉紳有遠不能及者渡河冰合應感也為晉養民畜財軍興不乏職也受克用顧託不敢違負忠也行法不寛貴戚不以官物為私禮公也晉王欲使分過終不受命守也居唐官終身義也自後唐同光元年迄今大元至元乙酉約四百有餘歲矣緣在先碑銘已經焚毀恐後世湮没無聞再立石刋文革故鼎新以旌遺迹焉

山西通志卷一百九十六